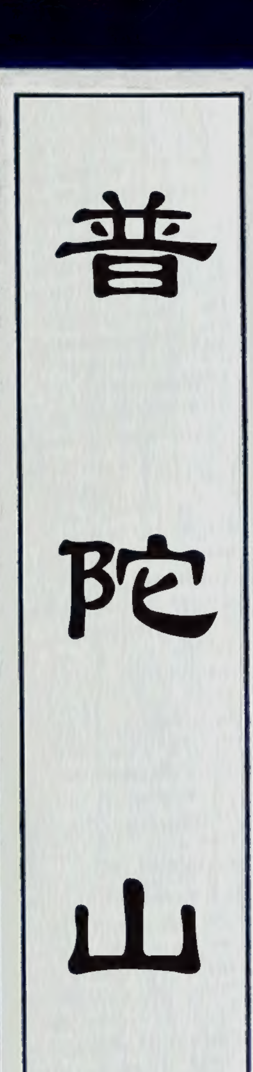

普陀山志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五

粵東歸善黃應熊飛渭參定
古閩同安許　琰瑤洲編輯
法雨住持釋明智法澤校訂

國朝藝文

恭謝佛恩表

錢塘高士奇學士

伏以佛日曈曨瑞氣映紫微之座卿雲糺縵榮光騰碧落之輝三多備而頌溢堯衢聲諧梵唄九如獻而歌賡周雅響答鐘魚宏宣鹿女之經金粟影中用酬高厚頂禮龍華之儀玉毫光裏仰荷匡扶拜手颺言

齋心展悰伏爲

當今聖主四德乘乾六符保泰日華月朗兆醴泉甘露之祥海晏河清葉赤雀黃魚之應畢箕風雨春秋補助時行大小汴、治府畿康共飭來王來享訖南梧北梛之鄉移遂移郊沛商綱夏車之澤起瘡痍於西北頻發帑金念杼柚於東南遍蠲井稅典隆闕里

聖心與洙水同源祀重泰壇

帝德共岱宗幾峙顯謨承烈功超書契以來摩義漸仁俗躋羲炎以上猥因萬幾待理過煩宵旰之焦勞旋荷三寶呈祥默佑寢興之康豫深宮侑食欣聞廣樂

悠揚正殿垂棠快覩天容晬穆感佛恩之靡量數溢
恒沙知
聖壽之無疆歷綿喬嶽普天戴日薄海同春士奇蘭署
綴員銅池末職厕足雲霄之上時隨豹尾以趨蹌承
恩密勿之中日覲龍顏于咫尺惟昔躬依禁籞曾效
呼嵩于今跡躡卯園彌懷獻曝念
主恩之稠疊祗切悚惶聞
聖體之沖和曷勝忭舞敬涓吉日虔集緇流碧海波澄
洵一塵之不染朱幢絲結儼千聖之式臨仗方便之
法門愆舒意葉叩莊嚴之妙相室虔心香饌供伊蒲

喜聞禪板航乘般若衆聽潮音時則珠露瀼瀼金風拂拂鳥囀薝蘿之樹音徹迦陵花盈畢鉢之林馨聞薝蔔繚雲成蓋山中開舍利之城綠玉爲階海上現倅支之果用祝　聖神寶祚綿歷千秋爰資日月香燈光貽萬刼伏願綏成允錫保佑常申福備箕疇朱草蕃滋於玉戺慶流禹甸黃星炯照於金鋪人間龢勒之碑永鐫靈瑞天上崑崙之水咸戴恩波則徵臣長諸燕喜之情而方區孳洽鬼趨之願矣

勅建普濟禪寺記　前人

世當昇平之會時和人樂財阜用盈百度具舉白四

民以至方外無不獲所自廬舍園壓以迄琳宮梵宇
自都會郡邑以至山陬海澨僻遠之所無不整飭此
其盛振古以來不數見也南海普陀寺爲觀音大士
道場剏於後梁貞明近八百年矣累朝勅建賜額不
絕雖千萬里之外蹣蛟鼉衝波濤函香至者趾相錯
也㬥因游氛未靖内徙僧衆寶地日就傾圮我
皇上威德誕敷八埏賓服澎湖臺灣盡歸版籍大弛海
禁農桑商賈咸得樂業寺僧乃漸復其故二十八年
春翠華南巡遣使頒帑金千兩特命重脩維時總戎
黃公大來繼以藍公理皆能奉　上德意崇信興剏

遠近縉紳士民亦各覩其力來助而潮音禪師宏闡
宗風仔肩厥事於是殿堂樓閣祠宇軒楹起頹葺壞
稍稍就理寺故有大圓通殿爇於燹潮音函告於諸
公經營量度凡爲間七爲架十五高六丈二尺廣十
四丈縱八丈八尺甬道深四丈積三年始搆成其大
畧寓書余曰公感夢一事最見靈異於茲山實有緣
焉殿工之與佽助尤力敢以記請余諾之未及屬稿
而潮公示寂歲巳卯三月車駕再至浙省
宸翰題普濟羣靈四大字復發帑金千兩遣官賫賜兼
御用念珠等物以爲永鎮余惟

聖德汪濊無遠不浹而十年之間再頒內帑俾鹿苑鴈
刹丹雘煥然稽天浴日之區梵唱祝釐與內地州邑
相響答國家之昇平歷服之綿遠人風之和樂胥於
是乎見之而諸公之疎財樂善潮公之志大力勤皆
可書也爰操筆而爲之記

重興普陀法雨寺圓通殿疏　古閩　藍　理　總鎮

余素不佞佛亦未嘗謗佛葢爲出世入世其道不謀
故耳今春奉命南下歷齊魯吳越登泰嶽金山諸名
勝竊歎宇內山川形勢最上者悉爲寺觀占盡且瓊
宮玉砌珠絡金裝極人世之觀瞻而莫倘何其感人

之深能令捨金若恒河沙以成瑰麗若是耶又豈出世入世其道果不相謀也耶余知之矣出世者雖脫韁鎖於利名高曠獨善而祝昇平而祈豐稔俾國祚綿長士民幹止又無不與入世之婆心等耳夏杪齋戒禮普陀見古木森森勢盡虬龍狀而前後二寺殿閣灰燼秖有數楹昔之巍峩輪奐者不可復覩嗟嗟梵音閴寂難聞花雨霏霏獅象歛踪孰駕法王再現

所幸

九重錫賚頻宣溫誥綸音有厭不難獨建正欲為天下臣民共種福田之吉則率土臣民自必仰承至意樂

輸恐後矣第經營伊始布告未周借有一二信心創為捐助其如千金之裘非一腋之所能成而百石之鐘又豈數文之所可鑄也後寺住持别菴和尚者學通三昧道徹六如欲纘大智尊宿之芳規力謀重建用是芒鞋踏破不辭宿霧餐風蓮鉢擎穿無吝咲乾舌敝道願既堅法緣自廣行看圓通寳殿鱗鱗鴛瓦聳冲漢之雕甍屹屹鼇簷駕連雲之彩棟珠瓔同絳剎以齊輝金璧映青猊而吐艷矣惟與宰官士庶稍節一夕之悲筵便成千秋之勝事即或片瓦隻椽為數無幾而積小寔可成大寸釘塊石作緣似寡而易

舉頁由泉摯夫海內名刹不下數百千居一方之勝
僅能竭一方之力以極其巍煥况普陀爲四大名山
之最大士現身說法之場登其地恍入方丈蓬萊塵
念頓卻故有數千里瞻拜投體者際茲劫灰重新
聖明首助而天下賢士大夫猶以出世入世爲道不相
謀固守身外物堅囊永結余未之信也是爲疏
別菴禪師語錄序　前　人
蓋聞慈室幽深惘惘疇能窺與慧門宏敞茫茫誰復
思登惟面壁以破狐禪自見高超之法力亦候門而
馴虎侶方知欽仰乎人天別菴大禪師者星降誕蜀

疆纫卽披緇學道雲遊來越水長而托鉢尋樓跡若
浮萍形同飛絮惟普陀海島之名勝實大士現身之
道場萬頃層波已與紅塵遠隔千巖叠嶂常看翠黛
横凝不見仙棲應為僧占愛茲卓錫喜擴招提鸚鵡
淨瓶恍映林間紫竹寳珠瓔珞儼浮波面紅蓮因之
禁足閉關耑此埋頭叅乘蒲團寂坐下死工打開鐵
鍵千重幡幢輕颺闡妙法點盡頑嚴一片潮韻雜鼓
鐘而並奏汝音和梵唄以齊宣孤月印千峯不忻山
腰雲掩長風散萬籟豈虞海面塵揚法可移松術能
啖柏既鍊形以同鶴復煅性以縛猱悟徹内典之藏

爰著支那之集言言透參三昧字字解脫六塵棒喝當頭究竟是誰是我偈傳覿面方知即佛即心航飄傍岸盡道僧來東海燈即是火豈云佛在西天故無佛無法始為佛法亦不死不生乃了死生要非懵底悟機何自竿頭進步理自斷髓貫久障迷途承殊恩而擁貔貅惟識忠身報國遇禪宗以參獅象洵難見性明心隨在涅槃之門時時悲仰何處覓菩提之路刻刻省脩惟有一意皈依五體投地茲集之屬余序也謂我宰官身自是櫃械者余之序斯集也終爲門外漢原非個中人衹可擬同善財之信心更當怨

作豐干之饒舌書成合掌作肅和南用弁諸首焉

重修普陀山志序　　前人

洛迦海外名山也爲普門大士親指道場自梁迄今幾千百年其間興廢屢矣莫盛於南宋有元及明萬歷以余觀之其廢也莫不有由其興也莫不有自主聖臣賢績熙務舉於時海㝢清晏民物康阜則間以其暇新梵宮而究竺典此亦上下和平優游無事之一徵也而不然者寇盜充斥家室愁咨垂風沴氣鼓㵎塵寰則雖有佛教且無所施此古今之大較矣補陀舊寺遭故明末鯨鯢氛擾島嶼霧迷

先皇帝赫焉震怒而廓清之未幾轉徙內地於是朱宮
紺闕蕩爲冷煙寒風者且二十年我
皇上文德覃被聖武布昭土宇版章盡域中而截海外
向者棘虛之地莫不含哺擊壤於其中二十八年
翠華南幸因故元戎黃公乘間奏地方事宜遂遣員賜
帑再造梵宇而普陀鎮海玉毫重現矣明年黃公以
疾歿於官余叨奉特簡自宣移鎮茲土凡黃公未竟
之緒余不獲辭於是宣
一人之盛德脩三寶之巍宮惟鉅惟細悉理悉張龍象
滿山鼓鐘震谷莫不慶海不揚波而祝

天子萬壽也猗歟盛哉余既樂觀其成歲時朔汛簡徒
揚帆登臨其上輒爲吾民加額昇平戊寅中秋山僧
以志事來請余爲之代延脩輯鋪張揚厲鼓吹休明
巳卯春六龍復南狩兩寺住僧迎鑾謝恩
天顔喜悅温旨從容隨頒
御碑再賜帑金且遣中使登山給運黃芜勅住持速完
未竣之工錫命重三誠爲異數維時志成未梓丐言
弁首余何言哉旋轉乾坤敉寧宇宙者
聖天子德也綏靖山海安集鴈鴻者制撫諸大吏力也
闡揚道聲慈味俾上覺慈尊潛孚默佑於冥冥中者

諸上人職也余遊將竊祿謬鎮海疆何言矣哉披覽志文彬彬郁郁大雅不羣世不乏知言者而余或受知人之名則余所竊幸者耳是為序

禮補陀洛伽山記

古閩　施世驃　提督

自有名山則有梵宇金人之夢玉像之招所由來矣竺氏之教既行其徒侶日益蕃其所居日益廣其規制日益恢大郡五臺二峩普陀為三大士道場尤其傑出非大修持德不足以居之固乎山之盛而益以脩其業之淨也普陀孤懸海表屢遭興廢熙山一炬之後繼以播遷歷代經營鞠為茂草先將軍襄壯公

仰荷天威率師致討海天永靖澎湖臺灣一平而普

陀晏然矣我

皇上齊聖欽明心源夙朗精研內典默契大慈緇衆許

其還山祇林因而再造爰有水衙之賚有同善之綸

有山僧之名臣民徧德中外從風而閩之文武自撫

軍以下爭相崇奉施者輻輳先襄壯以碧瓦進寶坊

以艅艎還大木亦一時之盛也辛巳秋余既有東海

之役靈山咫尺風帆直指見兩寺鼎新

天題照耀頓忘鄙悋生歡喜心展禮訖小憩於留雲之

堂揖方丈二公談興廢之由寄今昔之感因知前鎮

藍公定令繆君皆從事於茲爲時最久有勤於鹿苑

焉今者九河底績

聖駕東廵爰遣侍臣瓣香浮海命驃副之宣示

皇綸分頒大賚期以鴻工早竣是役也余再過普陀矣

以使事在躬一登梅岑之嶺自餘溪山洞壑之奇禽

魚卉木之細畧無所涉惟覩香信萬夫歌堯賡舜梯

山航海而至者達於九萬里之表斯亦海天難覯之

際會也爲之記

增脩補陀山志序　　前　人

補陀山志觀音大士之書也非儒者之所預山在定

邑境明府之事也非軍府所宜知今志成主僧請序於余余遂取而序之葢有說焉夫茲山之屢興屢廢他作固詳之矣約而論之以有倚之者則興有戕之者則廢一壞於紅毛之突如再病於海疆之未靖其大槩也當此之時爲補陀計者不患佛法之不廣不患徒侶之不蕃不患舟車之不通不患米粟之不至其所慮者廣洋重譯或有意外耳余於辛巳之秋受事翁洲閱歲小有萑苻之警偵之乃剽刦白徒摸之旋滅矣昔漢龔遂治渤海盜乞上緩之奏曰此皆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耳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此其

事也功成而不居謗至而不避人臣之義盡之而已矣余兩過補陀登白華梅岑之頂茫茫遙海無往不通爲名山高僧戒心者再及見禪學濟濟規制倫脊豈惟羨法席之雍容亦以知主僧之能事灑然寄之嘯歌吾無慮矣因與蓉浦繆明府述之亦曰吾二人者今日首尾名山是不可以不言也爲之序

雲間　王日藻倘書

別巷禪師續燈正統序

佛教之以燈名其傳也自然燈佛始有其名取其光明不息同乎日月之義焉顧有顯則有晦有斂則有熄此亦盈虛消長之不能免者日月猶蝕而況於燈

乎至於統之爲義則益嚴矣惟其道不惟其人誰其人不惟其時吾儒自二帝三王以後寧可架漏千年不許漢文唐太接統三代則釋氏可知已嗟乎燈不長照斯續者貴統不少假斯正者尊甚矣別公禪師續燈正統之編爲詳而核愼而公也別公爲三山來禪師高足自甫艾年受囑自劉臨江先宏教於高峯南下至甬東遂主席普陀之法雨法雨爲明大智尊者開闢道場別公繼而昌之然智以苦行證道非禪宗也法雨禪宗開山第一代則自我別公始矣嚮使別公道不脩學不講聞望不實則何以奔走英賢與

輪福地又何以擁立普陀墳覽老宿乃其書故具在也標真領的揚芬潄潤殫十數年之功成茲偉褒若左之傳遐之史可以鑑古今而考得失博聞見而治身心其紹先啓後之功豈世之擊拳豎指標榜虛名者可同日語耶昌黎有言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是書則可謂語詳而擇精矣予衰老杜門年來與健菴珍示諸公俯香山洛社故事暇則閱取釋氏遺文汎覽流觀雖不能徹其精要亦庶幾得其指歸今年癸酉春別公脅予是書且丐爲序𠀤閱之餘知其上紹精微下擗埃濫績五燈之未備仍白

禪師續燈之名而加以正統之號其立意可爲嚴而用力可爲勤已抑予又聞大慧之徒九十四人俱數傳而止惟嬾菴之後多傳至公以不絕如線之危統而乃能大其光宏其燄然無盡之燈照一時而及萬古若别公者非古人所稱必持門其一不爲少者哉遂序其大意如此

別菴禪師續燈正統序

慈谿 姜宸英翰林

先聖有云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自達磨傳其道入東土其爲道也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明心見性了生脫死予初探其門庭竟無所得

且於履踐毫不相應然過出世洪濤之士擧拳竪指棒喝交馳一語一默間儼若過屠門不能禁其大嚼也壬申春泛南海登普陀得晤别菴和尚與語連日知爲大慧十七世孫也贈額而還次年以所集續燈正統徵序於予予既不能窺其門庭又安敢於和尚前作誑語哉然細詳是編以南宋爲始要歸於今日補集五燈之未備是之謂續燈也以濟洞分列各清其授受表章二柱之昌榮是之謂正統也燈續而統正將見燈燈不滅千載流光直使人人明心見性了生脫死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其在斯歟其

在斯歟

普陀前後兩寺藍公生祠記　前　人

佛法自漢入中國其時可謂久而其道日益廣矣夫惟其道廣則藉手於衛道者甚殷其時久則凡所歷治亂盛衰變遷興廢之狀日多而其需乎人之衛之也亦日亟顧古今來作釋氏干城者多矣大都不過捨其基址施金錢而止未有終始經營難不辭而久不倦如元戎藍公之於普陀兩寺者也方夫海禁乍弛僧衆初歸而道場梵刹俱未興建時則有故鎮黃公乘間力奏遣員賜帑初地重光然命甫下而黃公旋

發於官公來繼鎮建牙翁洲翁洲距補陀百里潮汐往返風濤叵測不以爲勞力任茲事若宜草若宜興若宜先若宜後若宜多若宜寡寺之主者悉稟裁於公公一以至誠大公處之公之鄉多産巨木斥俸捐貲桴海運木分給兩寺置木之直至數千緡無所吝然余謂此不足爲公難其分處兩寺也自有護法來千百年間未有如公者明萬歷七年以前止建一寺至後又有鎮海然皆長老住持而巳展復來別公以雙徑嫡孫提督陳公敦請主席後寺先入山者三年公至普陀뫼曰改律爲禪後寺巳然而前寺獨可不

延高行大德闡宗風而登上乘者居之乎博諮廣詢得天童四世孫潮音和尚迎拜陞座問者皈嚮兩師皆慧心定識又其宗皆臨濟無所淄澠公集兩廡僧徒曉譬而戒勉之至誠披露人人悅服緇素歎息稱自有護法來真未有如公者競謀建公生祠以尸祝不朽越明年兩寺告成俱以宸英素辱公知函書來京丐爲文以鐫石余曰公鎮定十年功德及吾寧者甚大郎不辱與公交亦不得辭然余知公極審於公遇前寺知公之精微於公遇後寺知公之廣大嗚呼公待佛及僧如此其忠君愛國誠民卹兵更宜何如

哉遂序其終始雖不辭而久不倦者以復兩寺之請世之覽者諒不以余爲阿公而公亦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夫

普濟寺重建大圓通殿募疏　京江　錢爲青　同知

天下名山有四若五臺若峩眉若九華各擅一方之勝惟南海普陀乃大士現身說法之所在海岸絕跡處靈蹟異境超越諸剎其山蒼古綿邈其峯巒峭拔發秀其陵麓赤泥金沙盤亘百里其蹊徑周旋委曲上下攀躋而無不通其水潔洞黃碧漢波浩蕩其泉甘而冽夏冷冬暄其雲煙變幻萬狀紫翠繽紛其林

木樛鬱深邃可供憩息他若琪花瑶草靈鳥珍禽蜃
樓海市極目難窮怒濤駭浪與梵唄松聲共分天籟
焉若夫潮音梵音善財三洞大士常顯現處寶冠瓔
珞繡衣錦縷竭誠祈求靡弗畢覩至於蓮花池紫竹
林靈鷲峯獅子巖磐陀石觀旭臺葛洪井非筆墨所
能殫述琳宮紺宇寶殿瓊軒畫棟連雲榱題耀日皆
至聖開化閱萬刧以垂聲大士圓通登十地而證覺
誠振古之叢林希世之道場也是以千百年來崇奉
香火禱無不應感而遂通梯山航海而至者歲無虛
日明萬歷間遣回祿發帑金命司禮內監督建招提

美輪美奐我　朝定鼎以來鯨波噴毒閉關徙禁者幾十餘年又罹紅毛焬虐大毀灰燼緇衲星散鞠爲茂草今幸
聖天子文武聖神狂氛盪掃海宇廓清於是翁洲復設邑治僕謬叨佐郡承乏之代庖欣瞻洛伽重光法界客春恭遇翠華南幸特頒內帑鼎新締搆潮音和尚以天童之嫡乳法鼓雷鳴緇素咸集沐
皇恩之汪濊賴龍天之護持訏見古剎重新梵宮再煥矣但千尋之木非獨力能勝萬仞之山豈一蹴可至敬告善信士女各發菩提心爇旃檀之瓣香財施等

於法施捐太倉之稊米心田異作福田欲登樂邦宜
褒勝事謹疏

黄公祠記　　慈谿鄭梁翰林郡守

昔漢朱邑爲桐鄉有惠政民德之於其在官爲邑建祠以爼豆之此生祠之昉也迄今二千餘年間爲吏若帥者無邑之德而皆仍邑之事生祠徧郡國矣然皆涖則安之去則毀焉予謂此真生祠也巳獨至故總戎黄公則不然公鎮定海三年忠於其職
今皇帝實眷倚之二十八年
帝南巡公護駕行在

帝從容問公舟山沿海事宜公輙慷慨陳地方兵民利

弊甚悉

帝嘉納之公平時信道而敬佛嘗憫普陀爲大士演法

道場即今閩疆展闢海寓蕩平天下名山皆被嘉賴

而大士現靈之區反錄錄曡曡一二僧徒私相號召

挺鐘椎鼓於荒煙蔓棘之中心甚若之且幸際承平

即無所言恍不幸一旦有事此自歸自復之衆誰任

其咎思欲陳之而未有路適名問𩔖開陳及

帝可其議賚金有賜衛臣有遣而貲糧與然亟建焉公

方欲多方培護廣延名藍遴明年而公以疾殁於官

死之日兵與民無不哀慟如喪所親而山中千百僧
徒尤悲念之不忘於是相與闢地治宫祠公於伽藍
殿之左肖像而俎豆焉報功酬德禮也潮公未住此
山與予交好遂以公祠落成告予屬爲記以垂久遠
予曰文之傳公不如公德之在人心者自爲可傳也
然數十百年見聞迭異故老之口盡而我公之明德
亦湮勤諸貞珉藏諸山乘則公雖亾而其事其德不
與俱亾也嗚呼賜金者
天子也任其勞竟其事者後之諸君子也公獨以一念
精誠忠君衛道遂足不朽於名山生而戴之歿而愈

思尸祝奉承與佛無極士君子建德立功乘機赴會事豈必多而念顧可忽乎哉遂書以遺潮公使鑱石焉

法雨寺陳黃二公合祠記　鄞邑胡德邁御史

古今來事之盈虛消息倚乎數而廢興成毀則係乎人數若待人而人不諉數故自廢而興轉毀而成者其功多不可忘雖或其人已沒其事猶樂得而稱頌勿衰如普陀法雨寺之於故提督陳公總戎黃公是已夫普陀爲震旦名山與峩眉五臺九華齊稱乃其山川奇詭雄特之氣結爲前寺不足至明又發而爲

後寺亦足見大士德教之遠願力之宏矣其屢廢屢
興要亦時勢使然
今上皇帝御極之二十有六年文綏武誓盡士悉臣海
外甌脫廓入版圖厲禁盡弛而普陀內徙之僧雖歸
故宇未奉明綸黃公鎮定兩年恭遇翠華南幸乘間
奏請得賜帑金重建兩寺蓋不獨慈雲慧日廣被東
南而吳越封疆門戶益得藉外屏以固金湯矣先是
寺之未建也麋鹿滿山荊榛蔽野惟我別公和尚遠
從東蜀訪舊天童嗣公聞其名俾主法雨宏度沙門
於是自萬歷來二百年第習講律之傳一變而為禪

宗大乘之學譬諸山屛嶙㟁櫟而梗楠杞梓是扶是
植也譬諸淵驪斥蝦蛙而蛟龍鯤鯨是潛是躍也不
寧惟是今元戎義山藍公聿繼黃公來鎭信道愛人
以普門干城爲任謂改律爲禪義可師法乃延潮音
和尚一如陳公之延別公而普濟法雨不減天童雪
竇五燈精嚴閎淨矣嗚呼向微陳公藍公亦必爲之
然而後來之美其得忘前事之師乎別公曰我之不
忘黃公猶藍公也我之不忘陳公猶黃公也于藍公
則尋之于陳黃兩公則合之禮也惠戊丙子爲記予
曰寺之由毀而成黃公之德禪之由廢而興陳公之

功皆不可視爲偶盈偶息之數所謂數若待人而人不諉數者於是乎在嗚呼道不高則衛道者不力教不宏則翼教者不切觀陳黃二公之于法雨如此則別公可知已予是以不辭其請而爲之記

萬年簿序

中州 周聖化 知縣

萬年云者無盡之詞也物莫不有盡年則無盡以年紀物有盡者均無盡也普陀爲天下名山大士現身之所其境地靈異梵宇精嚴山乘載之邑志詳之天地間一無盡道場也然而運會所至興廢迭更亦幾不免滄桑之感今

天子廓清海宇嘉美靈山特賜帑金鼎新增勝弛禁以來諸番入貢洋賈貿易無不繫泊是山瞻仰告酹方使張帆遠達四方之人焚香頂禮絡繹至止者更無虛日矣潮音上人通明朴雅卓錫其間闡宗門之妙諦祝國祚之靈長億萬斯年靡可紀極而殿堂樓舍一切供用器具悉載如左蓋有是年則有是物

聖德無疆名山不朽豈直萬年云爾哉脫謂建造艱難措置不易姑留此以示後人則萬物無常曠觀者猶不屑屑於此余知非上人意也

恭選新鍥

御書金剛法寶入普陀山寺記

江陰繆燧知縣

普陀名山也孤峙海中距定海甫百里在令封內而予日以簿書鞅掌不獲登臨而謁禮焉間有暇晷亦畏涉風濤是以渡橫水者數數而遊花金鉢莫問津甚矣夫作吏之俗也歲之丙子恭遇

今上皇帝以　御書金剛法寶光鑴梨棗者須行天下梵宇而普陀兩寺幸在其中四月經函至定宰分當躬賫入山於是得從副戎葉公紀揚帆抵洛伽安經供奉於大殿肅容斋拜天威咫尺已乃謁大士覽梵宇滄溟杳靄大哉觀也仰惟

皇上睿聖淵涵文武廣運廓沙漠千古不靖之塵闢海甸累朝不隸之土垂裳宵旰日歷如傷而乃於萬幾餘暇披繹氏之微言運如神之妙腕楷書竺藏光被人天而且須行郡國望刹推恩天縱至人眞絕古今而邁三五者矣燧一命微員叨膺司牧疆域不過百里案牘期會事甚涉末而蚊負冰兢不遑啓處承乏來不知翰墨文章復為何物少之所學仕而轉荒而

聖天子獨廣大從容如此豈非雲雷風雨日月星辰挈五行而運四時周八荒而生萬物成功文章無所不有之為天也哉小臣管窺蠡測仰贊高深凝思拜頌

之下不暇探討山川之幽秀風物之雄奇一棹過歸
皇皇職役寧見笑於山靈而决不敢黷鬼神以失民
義則雉今日揚上德而慊臣職之意也夫

捨身戒　　　　　　前人

人有捐生投於梵音洞下者妄冀爲大士所收錄嚴
飭禁杜不止歲或以告嗚呼捨身之說吾不知何自
而起其云福利真不可解而世往往惑之甚矣人之
至愚且忍也今有父兄急難或告之曰爾其殺身成
孝人且趑趄不前甚至假托竄避以僥免者今有軍
國重務或告之曰爾其諍之以死人且畏葸緘默甚

至依阿詭隨以附恩寵者今有蹈非常之變禍不可測爲之友者徬徨歎息或告之曰爾其以死救之殺身成義則卻步棹首而去夫忠孝節義古今之美德天下萬世所常尊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而代不數見信誣妄之說委父母遺體於波濤巖石間所謂死有輕於鴻毛者也而趨之若騖其爲愚與忍孰甚夫人之生禍福兩途耳人之禍莫甚於不得其死死之苦莫甚於沉溺宛轉反側浪擊石觸糜身折骨而後魚鱉羣萃以食之雖支解剉割糜有其慘夫捨身以求福也而先受慘禍嗚呼若死而有知風雨晝夜

漂泊淹忽不知幾何怨悔也而或父母望其歸妻子冀其還兄弟親戚莫不延頸以望忽得凶問愴怳號泣何可勝道非忍心狠戾計不出此如是而欲望慈悲之大士以一死為皈依吾知其必疾惡痛恨斥之惟恐不速矣尙奚福之有且夫人等死也與其捨生以求福孰若捨生以取義與其輕自戕賊於虛無杳冥之途孰若勇決向往於倫理綱常之地用之於父兄可以成孝用之於君國可以成忠用之於朋友可以成義而世人不解好用之於誕謾不可信者而謂以此永脫度也適以成其陷溺耳吾故曰至愚且忍

也余知定海縣事故書此以戒

御題普濟羣靈額恭紀　前人

漢晉以來二氏之學並行於世而佛較盛於老非之者隘嫉之者愚惟至人能兼包並用於其間我

皇上神靈天縱優入聖域其暇汎覽流觀謂釋氏之慈即吾儒之仁其悲憫提度與博施濟衆無異大矣哉

如天如地之見也補陀爲海內四大名山之一展界後即賜金勅建前後兩寺賚寵眷渥輝賁山川改賜今名外復

御題普濟羣靈額大士殿臣燧忝宰斯地恭逢盛典旣

爲住僧喜慶忭舞竊伏而思之仰惟

帝德之宏　王言之大有不第爲茲土茲山起見者蓋

自二帝三王以來馭世之道不越仁民愛物而其化

澤之深長聲靈之赫濯至於懷柔百神及河喬嶽然

則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小幽明一以貫之者類盡

於羣靈而道全於普濟盡千聖之猷百王之蘊有能

出此四言者耶大士以

天子之心爲心其福民護國當何如苟斤斤焉僅從茲

山起見則將隘視

聖人之言而淺測　聖人之心可乎哉臣燧是以不揣

固陋表而出之俾四海臣民即不獲至其地者覽斯志亦共瞻仰沐浴於無疆之化澤云耳

萬年簿序

前　人

簿之說匪一有鹵簿例簿文簿貲簿之名此蓋所謂貲簿者歟萬年云者期其後人守而勿失傳之久遠而無有艾也雖然有天焉補陀於擾攘之際當遷圯之辰守大士棲山者寥寥謀朝夕而不得何暇討及萬年哉況釋氏之業與四民小異有家者遺之子孫釋則托諸他姓秦與越不可知一再傳而念其先師者幾人矣然猶慮其不慎也惡其流於弱也惡其爲

人所侵奪也又惡其自爲紛紜也遂立爲簿自像設堂殿大藏賜物而外所記者績垣幾許丈室幾弓庭唐幾處齋寮庵漏幾所器用若干退宇田盧幾地原田菜圃竹木泉石巖壑何所止歷歷載之爲界畛不可紊之規以貽法嗣其盛衰興廢固所不謀亦曰我則未嘗替也此凡在叢林立名萬年之說也閱其簿目覩其艱辛而敘其所以然者知定海縣事澄江繆燧也

先覺堂記

鄞邑　范光陽　翰林郡守

先覺堂者潮公建以奉普陀列祖曁先代諸禪師者

也其門有律與禪之別其世亦有遠與近之分而以
潮公視之則皆其一本爲公以江左英賢出爲宗門
龍象主普陀甫數年百廢具興先是海氛不靖徙僧
內地洛伽遂墟公同其師通玄徒珂月皆挂錫慈之
壽峯是時公已蘊負宏深戒珠圓映矣珂月壯齡有
才周旋不去頹垣漏屋單瓢破笠相與論道證心暇
則言生平所當爲事珂月之屬其師者曰方今
聖主在上天下乂安海禁必弛普陀必復吾輩若重返
舊林擴展素志有三大事不可不爲以爲祖庭光寵
人天普利歸矣間之則曰必置田以安衆設下院以

廣接待而最大者莫如爲諸祖建祠以報本指天畫
地聲情慷慨師曰爾言良是但虞道不宏無愁志不
展也吾且巳成直須時耳何洛伽不洛伽哉未幾而
果如珂月所言又未幾而果如潮公所言歲丁卯禁
弛僧復巳巳
上賜帑金重建梵宮庚午總戎藍公請公主席此山迄
王申而奉先之堂成嗚呼何其速也不寧惟是而且
桃花朱火墾田數十頃矣翁洲甬東雲間赤城各有
下院矣嗚呼何其速且備也丙子秋予備員館中竊
祿京邸通玄上人以書見屬乞記所謂先覺堂者上

人予從兄遂不獲辭予思天下事莫不成於志而遂於力然苟無道德以先之聲望以動之則志不可成而力不可遂獨使潮公者其德不盛道不尊望不重則無以負荷三百年不傳之道數十年已廢之墟而光明輪奐之又使珂月之心不堅力不毅則雖有潮公爲之師其所輻輳塡委之貲若粒且將銷歸於亾有而不能爲其師闢千百年不毀之基遂巳數十年輿望不可必得之心甚矣潮公珂月皆不可及也抑予又聞珂月病時幾殆有僧夢入茲堂一老人謂曰可服其藥輒愈且命其愈後即當施食羣生言訖而

寤如其言治之郎霍然起然則追遠報本釋氏其亦有然者耶堂成潮公顏之曰先覺伊尹不云乎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今之民其不覺於儒而覺于釋者何限予將望公以清淨無爲之旨誘掖斯民草薄從忠蒸蒸向化以報
天子則安在儒釋之有二也乎公毋徒以其道名其堂而自覺其徒也則幾矣是爲序

法雨寺剏建大雄寶殿記　慈谿　裘　璉

洛伽爲觀音大士示現說法之區遂以此山專歸之大士而他佛不與焉蓋溺於習見習聞而以拘攣之

胸臆廣大之教其學與識才與力俱不足以創久任遠也別公住持法雨十一年法雨舊名鎮海爲明大智禪師草創供奉大士之所其後聲光遠被願力宏臻擴而爲海潮寺又擴而賜金賜額爲鎮海寺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八年霈內帑之頒首復名藍於荒榛叢棘之中其力可謂艱而功可謂鉅矣三十二年建圓通大殿于光熙山之椒閱兩年又建大雄寶殿于圓通之後夫大雄圓通皆須威佛祖之前初無分別然自有桑門之教則以大雄巢爲諸佛以圓通專屬觀音其來舊矣別公則俯而思仰而喟曰夫人見

不可以膠常識必貴於達本自釋伽文佛成道以來大士爲之附貳行化茲山不專奉大士不獨建圓通則無以定此山之主既建圓通不兼奉諸佛亦無以成吾教之廣嗟乎甚矣別公之學深而識遠力大而才決也第奉大士不奉諸佛大士必歉然不安夫子贊武王周公之孝而曰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謂其善體文王之志云爾茲何其善體大士也乎大雄之設誠不可已矣戊寅秋余以志事淹留山中別公披情愫導登臨與余講賓主之懽甚洽殿成屬爲記余曰大雄寶殿可無記茲山之大雄寶殿不可無記也大

雄爲諸佛建可無記大雄爲大士爲諸佛建不可無記也于是乎括其大意以著于篇使後之覽者知其用意不得以膠常拘攣之胸背達本廣大之教則亦余立言之旨也夫

普濟寺大殿重蓋琉璃瓦記　　前人

潮公主席普濟九年闢荒舉廢百度改觀于佛于衆幾無憾矣乃治梅岑之麓爲息耒之園將以憩勞而悅定焉未幾山左陶客有以工琉璃瓦之技見售者侈藝張詞爍煋焜燿公心艷之喟然曰嗟乎事不極不可息量不止不可已吾費貲以晏身何如竭財以

奉佛哉且琉璃之盋寶陀舊事也吾將圖之於是輟
息耒之役而專志於陶寢與不忘其徒進曰橐楞藏
虛何以集事且銅瓦已具盡已諸公笑曰吾興寺以
來何工不大吾徼福於普門利緣輻輳豈嘗堵金以
待時哉昔人不云乎百全而後動天下必無事矣乃
留山左之工于時諏日于時集徒于時治廠廠竟工
乃進曰山中土粗而鹵不可用公曰何求而可工曰
必得閩之福州越之蕭山其土乃可冶耳遂治箬鍾
發徒衆帆數大艘以往遠近畢舉自掘至運及出舟
入廠往返時粻之具約泥一斗費錢十文一瓦約用

泥一十五觔一般計𠖥三萬朁一𠖥未見而三四千緡立盡矣公曰第爲之弗怯也悉索十年來善信私覯方丈之貲拮据稱貸殫力以圖今則役將半矣璉以志事入山公是時積勞患喘力疾扶杖偕余往觀所治之𠖥已崇復鉅既員且方陸離燦爛五色曜光殿之春別治大𠖥墉如雲如其中刻劃蝸虬禽鳥葩卉之屬精妙欲活四周八隅翬飛矢棘之區各踞獅子鎮天神於其端跳躑顧盼鬖有氣仡仡欲生動予驚覩之下眩目震魂照之鑑明拊之玉潤公見予喜則亦喜兩人鼓掌卅慰勞也嗟其工之巧而成之難

如此有頃公瞿然若思爽然若遺貌有甚憂者予詰而叩之公曰吾嚮者不圖其費至此也今工甫半而貲竭香期尚遠布金無人爲之奈何娖工一日不竣予疚一日不瘳也予亦爲之悄然旣而告公曰以佛之靈以公之誠緣必不否於巳孚功必不剝於垂成公交遊滿天下鴻公鉅卿各費一朝之享大厦三萬間不難而何於此戔戔者乎況

聖天子崇道悅禪安知內帑之須不更如曩時公其善自調護弗憂公聞予言則又轉戚爲欣語甫畢而陶人適至且言冬可畢春可葢我輩悉力安心以俟和

佝大緣之至耳公于是屬予曰先生卒卒四方遜盖
殿時無有爲我記者請預述焉可乎予曰治難耳盖
何難異日入雲麥漢郤風曜日之狀吾已不啻見之
矣且吾今日對而審視不愈於仰而遥觀者萬萬耶
遂詳叙以遺公使覽者知公用心之苦成功之難而
敬佛如此其至也他日落成公必郵書慰予且告予
某地某公傾囊若干委粒若干予將滌志焚香盥手
加額代公稱頌是公于無已也

別公梅岑稿序　　前人

士之幼負慧性遺世而逃於禪者必有魁傑不可束

縛之氣故雖入空門其才力所至類能旋轉劈畫與
衰舉廢以寓其兼善天下之心此則其同於吾儒者
也至其遺棄萬有娛情泉石靜心高致發爲清響則
莊子所稱天籟者也吾儒攖罹塵網者往往多不及
焉洛伽法雨別公蜀之夔人負奇氣長才而隱於禪
者生時父有異兆童齡出塵壯年受煽可謂奇矣自
其主席此山剪荆棘驅麋鹿狐兎首剏紺殿紅樓於
奇巖秀壑之間規畫所至鉅細畢張十年之間遂爲
聖朝興建菩薩道場莊嚴之首余疑其心勞力瘁而不
暇爲和平要渺之音抒洩山川奇宕清淑之致矣別

公則不然長章短句興會淋漓懷古悼今纏綿情致
蓋雖專門名家精研茲道者莫或先之嗚呼別公奈
何其多才而又奈何其逃於禪也戊寅中秋余以志
事入山與別公盤桓泉石披裛煙霞廬峯金山未之
或遠暇日出其所梓梅岑稿屬爲序余屈首窮經二
毛颯落經世問道一不可自信以視別公何如哉然
於詩則少而嗜焉老而習焉雖不能登李杜之堂入
鮑謝之室自謂甘苦有得褒譏實詡津津不倦過別
公而不相傾倒吐所欲言不幾負此名山也哉爰不
辭而爲之序

法雨寺新鑄大銅鑊銘有序　　前人

別公主法雨十有二年百廢具興戊寅中秋前三日鑄銅鑊一具重萬觔可受米二十四石計買銅千四百觔工匠雜需復三四百緡亦大役也余時脩志入山樂觀其成且感夫百工小道專精可觀於是爲之詳叙其事初買泥於慈谿之半浦雜人牛蹴踏至極熟摶埴爲範俗稱塑子云一曰內塑一曰外塑內塑狀覆釜而實周有餘土規方深木先置坎中罨火燎炙極乾外塑狀仰盂而虛分三四層以便移運暴合堅好合兩塑時裹藏於表仰者亦覆方其爲內塑時

先以鏤之深廣定泥之高鉅次乃準鏤之數量其口底厚薄尺寸加泥如干合而具離又承濕刻劃多股以便燥時易去此爲假鏤此爲眞塑矣及其堅好可合內外適符密無纖毫凹突則層揭外塑剗去內塑準鏤之泥去其假鏤而眞塑出焉然後合之則內外塑空際皆受銅處而無形之鏤先成矣其內塑外土外塑內土皆銅相依附處必治合膩潤而後止欲成塑則先營掘坑塹深丈餘規方十丈儼如一室將治塑合加木板蓋焉坑之旁東西屹起二爐亦治泥爲之高丈許大兩抱用鐵帶箍束數道兩爐相去可四

丈餘各距坑心二丈爐之外築土爲短垣長丈五尺
高等身厚尺許謂之風墻治墻時於其外面留兩處
所若門置板扉一扇乍開乍闔以爲槖籥似門處其
實亦墻板扉內兩側垣近爐處鑿穴相通以受風其
風板重大每板用三人挽之兩板共六人東西相埒
力稍疲則更番迭休半晝夜大率百十數人云風墻
即風箱木者土之横者竪之此其所以異也爐之末
各穴一竇呼爲金門泥封固之竇口承以潾道謂之
溜潾用板爲幹外塗以泥可運動中濶五六寸承竇
處濶尺許兩潾相接至塑頂頂有三穴中當臍處空

使洩氣而於溝將接處復設岐溝從兩旁穴流銅入塑中方其火炭紛投鼓扇斯亟風橫火熾爐紅似錦然後投銅其中銅盡方入鉛蓋銅質重凝而鉛性輕動用以洋溢敷暢爐火上騰皆作金光透數十丈銅氣中人頗惡皆飲甘草湯解之良久度爐內融液乃開金門脫脫然紅波從爐注溝入穴直透塑底四周俱足至無所往然後溯而上騰布護滿壙起不受則急塞金門自開距塞甫畢刻許而鑄已成嗚呼始何其難而後何其易也賈太傅云天地爲爐陰陽爲冶萬物爲銅夫金質最堅也鼓之以風焚之以火則

、銷鑠成液方圓鉅細隨範成形不能自主而況於人乎別公言鬘者就鑄武林凡四次而功不成罔所以然則此事爲者甚少工直又昂不成而亟鑄則利在工遇工之奸者故少其數以誘之一不成至再再不成至三四而鑄鑊之貲巳耗其半矣別公於是富銅裕器優禮厚直選工之艮者入山而爲之而鑊卒成鑄之前一夕設供施食溥及幽冥其誠如此嗟乎今世人爲一事少折卽悔安能愈挫愈勇堅忍强毅如公耶余思釋氏之教兼愛忘身其法公普不自私利故一寺率至千百人同汲共爨釜不得不大又欲其

久也不得不變而爲銅夫一祖之孫一父之子多者十餘人少者纔數人而斗米尺布之謠者豆然其之痛貽笑古今雖有小釜將無所用因思張公藝家及江州陳氏義門裴氏子孫多者至六七百人而不分居析箸吾不知其當日者鑊之大小異同何如矣劉公又爲余言叢林中今惟靈隱有之他山尚不能則此一役在釋氏亦爲極難矣别公德厚而才長量優而心細規畫庶務井然粲然吾目中所見少有倫比使其不逃於禪爲君父負荷民物其設施建立庸可量耶吾是以慼小道之可觀爲詳叙其事於右而系

之以銘銘曰造化大冶翕張無際風火相激金木交制人也則之利用成器萬鈞之鍾百斛之府愛人濟物雙手而舉禹鼎湯盤何細何鉅一飽胡求而優而游别公之德不爲已謀山高海濶永鎭千秋

潮音和尙中興普濟寺記　雲間王鴻緒都憲

西方聖人之教雖不着一切色相而必以名山靈境莊嚴象設爲四衆起信皈住之因又必得眞參實證堪爲人天眼目者演法其閒斯足以震耀中土補陀洛伽首四大名山爲普門大士示現應跡之地較之淸凉峩眉尤爲神異提唱大法龍象蹴踏代不乏人

宋紹興有了公真歇元泰定有信公孚中明洪武有聯公祖芳百數十年傳薪記莂證證相映曹溪一杓水若以南海爲會歸祖席至四十二人獨聯公以後自永樂至今三百五六十年間宗風閴寂無聞時則中原濟上知識亦多韜光弗耀不獨所稱海濱孤絶處也即萬歷中神宗慈聖太后爲九蓮下生崇信三寶龍宫法藏內府朱提之賜使命絡繹法門之興當在此際而未聞有大乘導師悟徹單提直指者以應帝釋之求而副輪王之命竹林瓔珞震旦雷音不得不謂之中微掛漏也今潮公爲天童密祖四世法裔

真叅實詣諸方所推膺總戎藍公之請自慈水壽峯
卓錫茲山開示愚蒙敷揚微妙叅學禪那雲趨霧集
三祖之後爾復盛焉又幸逢
聖天子布金龍藏增飾琳宮紺宇且頒賜
御書般若以寵耀之由是海中古刹向之奔突於鹿豕
蔓没於荆榛者一變而爲鼓鐘鏗鋐金碧輝映之地
而吾潮公坐曲录牀提榔㮙杖闡第一義諦示不二
法門不負古梵皇
今聖皇鄭重付囑之意是道則三祖之道時非稍與泰
定之時併非僅故明洪永之時也非超前代而獨盛

者哉嘗曰大法之衰不在四衆而在狂禪多遊族姓
脩飾竿牘務爲求名面中菸焉無所了吾之所不敢
出也故每喜於岑寂無人之境寄折足鐺與一輩眞
朴衲子負米屑柴葺敝補殘而晨夕問痛刮深鎚懸
崖撒手梯接賢愚其視風穴单丁船子桌棹不啻過
之所以克振三祖之門庭而大衆信服也從未有不
誠而能動人及成事者此在世間法且然而况續佛
慧命光復正教也乎然則遊四大名山而指圖牒所
傳種種諸大士靈蹟吾謂不如潮公之法言德行爲
可信也雲間去翁洲數百里順風一葦可航吾鄉老

宿尊信師教者乞予一言誦揚中興之績予爲涉筆
記其梗槩如此若夫青蓮可摘白社可期予尚得問
渡蛟門親金鎞而剖疑網豈非夙昔之大願也哉

別菴禮師語錄序

禹航　嚴曾榘　侍郎

余嘗讀昌黎送廖師序以衡山之神靈而郴州之氣
之清淑也謂其蜿蟺扶輿磅礴鬱積必有忠信材德
之士生其間夫忠信材德之生固非苟焉而已處則
爲天地扶植其綱常出則爲國家贊襄其德業又或
逃禪學佛破迷謬解束縛以導斯民于清淨之途葢
不獨擔肩彼教提唱而昌明之而于聖君賢相勝殘

去殺之化爲多所禆益焉是則昌黎之三致意于一篇之中洵有味乎其言之也今別菴和尚四川之夔州人也巫山巫峽瞿塘灩澦之間險奇壯麗甲于荆梁固知其英靈不異于衡山而清淑之氣且遠過于郴州和尚慧業夙根幼即歸身浮屠持梵行精進堅確既長受付囑于三山老人之門薀潛心教外融證妙諦遂自三山而上爲鐵壁爲次高源源本本直接宗風於大慧學[illegible]人主歸依乙丑始說法於劉之高峯丁卯[illegible]杖錫來吾浙止南海之普陀道風日茂聲望[illegible]重四方書帛之要請殆無虛歲戊辰

一攝杭之永壽丁丑再攝杭之聖因已卯主席于吾邑之徑山今歲庚辰監幟於無錫之慈雲毎幢蓋所至其徒之先後奔走者數百人遠邇緇流之巖櫳而雲集者數百人至若薦紳先生耕氓野老與夫販夫販婦之想望其容光幸側承其塵拂者殆不可以數計也其亦盛矣哉其昌黎所謂忠信材德者非耶當和尚之初止普陀也普陀適遭殘廢頹垣歒壁無莊嚴色相之觀和尚振其道力次第經營已巳春

皇上廵幸江南名徹

宸聰特賜帑金以大其緣造迨已卯春六龍再駕和尚

率衆迎鑾遂蒙召對顧問備至賚金再賜
宸翰登頒夫庶僚下吏固有終其身思一覩天顏而不
可得者況乎綸綍之煌煌賚予之重疊尤非所敢妄
冀也而和尚獨克荷寵休若此又以歎忠信材德之
果不獨擔荷彼教而化理之裨益爲有當於
天心者在矣法嗣翠崖玉峯輩纂其語錄三十八卷分
集摘要錄四卷徑山錄一卷梓行于世遣侍者澄照
走京師問序于余惟余嚮往有年爲者理因徑山之
席且先郡邑之士大夫遐殷勤致戒道前驅徒以繫
官于朝不得一識面以快生平然竊念大慧當年固

終老吾邑之徑山而開明月之堂以延無垢矣今五百年而和尚旣嗣其宗風復來其舊地意者和尚爲大慧於今日余方爲無垢於他年彼明月堂中之笑語從容爲我倓之可耳于其問序也而併告之

普陀法雨寺新建

鄞邑　屠粹忠　侍郎

萬壽御碑亭記

今上御極之四十有一年普陀法雨寺住持性統創建萬壽御碑亭于圓通大殿之前表恩榮展祝釐而垂久遠于奕禩也先是二十八年翠華南巡因提臣陳世凱鎭臣黃大來之請賜帑建圓通等殿三十八年春

皇帝復南幸駐蹕杭州性統迎駕謝恩召見於行在所
問勞再三寵眷優渥尋以前鎮海寺曰法雨給江南
黃瓩一十二萬將金千兩補全締造未竣之工
賜額大殿曰天花法雨方丈曰脩持淨業既又賜
御榻米元章字一幀
御書金剛經一部于時
宸章輝爛焜耀海天性統深惟
聖恩罔極臣僧何人遭此異數乃謀于提臣張雲翼趙
弘燦鎮臣藍理施世驃郡邑臣甘國璧繆燧購美石
延良工摹而鐫諸碑龍緣鳳額精妙入神贔屓高承

玉峯聳峙且闢地構亭覆其上丹黃塗墍飛翬凌漢
自開闢以迄今茲萬千年來蓋
天章于鼇背勒
御翰于蛟頫可謂奇矣浴日月以助光華驅龍象以護
風雨可謂壯矣于其蒞成性統寓書京邸命粹忠記
其事忠初以
天威咫尺不敢妄贊一辭既而思之皋陶賡歌于復旦
召奭矢音于卷阿自古有之遂正冠肅容稽首載拜
而言曰於哉自古繼天御極之主聖神文武天縱多
能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維時車書一統玉帛萬國幅幀之廣亘古所無而且河海清晏山嶽懷柔四民恬熙萬類咸若休和遍宇內洛伽海外彈丸土耳置之若有若無寧遂以此損

聖治于萬一而聲教所訖紺宇斯開雨露一霑

天章以被類而推之無一夫不獲無一物不得其所可知也

御書比年來大小臣隣時受寵賜上以榮其祖父而下及其子孫其摹而登以石覆以亭者莫不榮耀里黨此皆臣子之分所宜自靖性稅內空五蘊外捐萬有

乃所不能容且捐者雅

天子之殊恩意其忠君愛國之心勤懇無已而寓之乎

此儒與釋豈有異哉曰

御碑表恩榮之自也曰

萬壽展祝釐之忱也他日望氣者東海日出之隅榮光

四燭雲漢昭回嗚呼非中國有聖人則彼西方聖人

之教其能至是也哉爰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息耒菴記　　前人

潮公和尚主席普陀數年之間道風廣播瓊宫紺殿

遹觀厥成矣近于寺右搆數楹爲靜脩秘室繞屋皆

樹梅花額其室曰息耒盫已直透本源花有象為無象而萬法皆空故能返璞全真如足也說者謂浮屠之學行深般若以心田為經開示因果以福田為緯又藉研田出一言半偈為度人慈航至于邪說横行非其種者非耒不能鋤而去也愚為無知者非耒無以開其昧也荊棘叢生又非耒無以樹其業也耒亦安可息哉公產自名邦出于望族鋤經時即有耕雲釣月之志及其脫白棲岑受具平田杖履蕭然又復有擔風宿草之致今其應名山邀赴諸公請轉盼而叢林改觀龍象咸集譬之深山野人忽膺帝眷若固

有之未嘗改其恂恂之狀至于接引後學驅牛奪食能使久參大士失其故步籌畫布置不落近習非公素養者優曷能使所發者如是其宏且遠耶由是而觀其披星戴月胼手胝足致苗而秀秀而實者何一非善用耒之力也乎今大地正切皈依四方引領是非至誠無息無以答衆心而竟道果乃輙欲以息耒自閉者豈善夫石隱高蹈而流連于山林邱壑耶昔地藏誓願欲度盡衆生然後成佛大士現三十二應廣度一切潮公和尚又豈以度人無倦之心而一旦置此耒于不用也哉大抵一歲有一歲之餘餘則可

息也一日有一日之暇暇則可息也于心無著于事無礙不息亦息息亦不息也盍自强不息者潮公之道體而可息則息者潮公之應世豈若避世者流一息肩而竟置民物于罔聞乎予昔嘗予告爲園于郡之東隅自謂足老于斯矣今乃復爲斗釜之祿羈縻京師聞潮公此舉而天下之役役于利名不獲一時休息者可以知止矣

分建慶忠鐵壁禪師舍利塔碑銘序　前　人

舍利者何鐵壁禪師覺幻靈殖之所變也塔舍利者何別公來普陀迎其祖鐵壁禪師舍利奉一分建塔

餘杭徑山留一分而塔于是山者也有說乎曰有于此見鐵師之道之高澤之遠而能令其孫恩慕永久而不怠也又于此見別公之誠于所事敬于所尊而能即法雨為治平即白華為慶忠也其鐵壁禪師大德高行詳于年譜載于續燈流行于語錄茲可無贅示寂于康熙戊申其骨殖分建窣堵波于西蜀治平高峯至于賚送舍利前來則禪師之嗣法子治平繼席竺峯敏公也或疑且難之曰首邱之義古也志之慶忠自慶忠耳于白華乎何居慶忠而白華之不幾于法雨而治平之乎予笑曰子何其泥于古而拘于

方也夫德不限封道不限域靈不限時以別公之心喪其祖終身不忍郎使埋土爲藏指樹爲表曰此吾祖之塔也鐵師猶將依之不去而況于舍利之所在乎誠如子言則是西方聖人泥洹恒河不宜入東土東土亦不宜崇其宮嚴其像而奉之也則是達磨者不當爾來闡其教而爽其骨于炎荒也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夫知是乎安得而不銘銘曰至人不死非不死也變變化化遊奉天下舍利之來來自慶忠分于法而逆還德風東海湯湯栩兮禪禪普啓普示爲千古式

別建三山來禪師衣鉢塔銘序　海寧楊雍建都御史

蜀東三山來禪師旣于康熙乙丑之秋示寂高峯其嗣法門人千夫性一等旋送靈殖入慶忠祖塔至今一十三年來其最後傳道高第弟子別菴統公則復以禪師衣鉢建塔於普陀澄靈潤者來請銘于予予往在禾中辱與師交不敢辭予惟釋氏之教取舍虛實異于吾儒顧其欲利物濟世行道傳後則其旨與吾儒同至于生死之際咸謂吾儒視之眞釋氏視之幻而其寔不然吾儒之言曰生寄死歸故士君子當綱常名教之繫見危授命所稱死有重于泰山者言

其義而已其視死如歸之槩早已脫然于胸中若夫
沾滯萬有貪生畏死者愚夫竪子耳至釋氏之言則
曰生死事大故一二庸妄之徒厠足禪門者托爲達
情曠見以四大爲空以泥洹爲樂言之甚易履之甚
難而其間眞脩實證了然有得者每以割愛捐慾爲
兢兢一語及再生閱世則厭苦之由是言之儒所輕
在死故舍生取義者乃爲眞儒釋所重在死故了然
所往者乃爲眞釋眞釋眞儒莫不各有所得而止大
抵儒所得在死之前而釋所得在死之後則其生平
取舍虛實之致亦槪可見矣今按禪師年譜行狀及

語錄諸書則師三十以前為真儒少孝于二親雖早慕玄脩而不肯悲棄長遭亂離勇戰忠國以護鄉里三十以後為真釋精參密詣著書講學倡道西北以鐸東南嗚呼嚮微師烏能有是弟如別公者哉別公于師所授無不實履于所未發無不闡微繹幽流暢人寰今主席法雨又奉其師衣鉢吉其方崇其塔宏其制以藏之此皆三山禪師示寂時所不意得此于今日者也且師雖諄諄以廣道東南為屬又孰料其不壞之寶輝潤海隅一如身至其地也乎古人曰魂氣則無不之也況于敦不迷之性超萬刦之靈而情

然不知其弟子之親師而衛道也耶出其緒餘以福人天所可爲師信轉爲別公信者耳禪師出處始終大節詳具見于他文余不更列第述其慶忠而再塔于普陀者如此以遺其後人是爲銘銘曰相如褒雄蜀才肆好叶許口切澤遠教衰儒匆能有三山人豪功名敝帚一肩釋

鋭轟雷傾斗慶忠之塔豐埒高峯彼衣鉢內色相俱空光鉱怪偉來厭蛟龍澄靈一勺與岷峩通夢蓼者魂滯于逝所惟皎皎靈在右在左騎象踹獅駕鶴亦可滄海則柔塔也不墮叶上聲

樾公生祠記

郡邑　萬　經　綸修

士君子立身揚名其豐功偉烈可著于當時可傳于後世者青史載之矣又能推其所餘使方外之民頌功德于勿衰尸俎豆于奕世是又其靈根天植雖處世網不爲事物所淆故能于撫字愛養之中而宏護于潛脩密證之區其志量之廣大識見之高遠豈凡屬居官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如元戎施公其殆有不可及者歟公本將種世有令德其秉鉞于定也輕裘緩帶詩酒永日雖際時之昌哉亦公之才智過人故能先聲而懾衆不誠而事成也普陀名山乃其轄下或承使命或視師旅常航過其地繼之則爲

聖朝祝萬壽并爲母太夫人祈遐齡亦時往其間由是與方丈諸師叙談移日公不知有名位之可拘而山中亦若忘人之勢惟于寺之得失利病事之開遮趨避無不導止無不斡旋山中德焉謀肖像于護法諸神之列是公之厚德高誼入人者深故思慕之不足而咏歌之咏歌之不足而對越之豈若世之阿好以爲容而去則毁之者哉吾聞釋尊善逝在靈山會上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葢僧行忍辱外侮易乘不有屏翰其何以毅公其受囑靈山者歟又聞士大夫之英敏特達克荷綱常者皆從三寶中來分散四方共

子罕言仁而慈與孝並舉曾子亦並舉之佛氏言慈
復言悲而其要歸則曰能仁世之崇奉大悲者是必
以佛之慈且悲體而行之以及于民物非但求佛之
慈且悲加乎我一人之身也普陀白華菴長老耆公
渾厚而和平樸誠以應物融融樂易靡有人我之界
限畫于中天然一慈氏家風也歲壬午與其徒能學
剖公謀建大悲閣于白衣真應殿之西閣之下爲正
趣堂堂之左北巖之下有真歇泉翦鑑池皆名景耆
公潔一寮舍于堂之陰飲泉而甘坐石而安朝斯夕
斯持誦于斯禪晏之餘環顧世間營營不返者深淵

坑穽日就淪陷而罔覺目擊心𢙴傷如何矣斯大悲
閣之所由建也人之瞻斯像也當必一爲諦審佛何
爲而悲人又何故而動佛之悲今之建閣以奉大悲
者何心人之瞻大悲而悚然者又何心如是以思嘗
必知所修矣不具文以飾觀當顧名而思義推其義
斯得其實實義之所在即脩持之所自出世有凡夫
于理之最實者虛之而不求境之最虛最幻者視以
爲實而沾沾焉爲之今夫建閣之意虛乎實乎曰存
其名則虛推其義則實我于者公剖公之建閣而知
其爲實義之所發也余本晰人性不習僞亦嘗有悲

慨沉溺之感往來於中而不自已每與耆公輩同遊
閣下未嘗不嘆大悲佛願力之宏且大也閣之成耆
公倡之剖公和之衆信貲之剖公以下二世元復大
隱痒其心力以任之後之人念功成之不易體前指
之所在而思所以善承之苟不能是則不惟不能悲
人之悲且不能自悲而轉爲人所悲也不亦負前人
之德歟

海岸菴後記　奉化陳子蕃知縣

創業難守成亦難守成而創業爲尤難本無而創之
爲有百度具興貽厥後人此非有爲之才過人之智

不能也業既創矣而子若孫制節謹度克守成業勿墜勿壞此中材以上亦非尋常人可及至于傳世既遠人衰祚薄以至壞敗頽墜不可收拾而有人焉毅然獨起肩難任巨振前啓後悉愜而廓之此又作述兼能其經營才智更爲曠世而僅見者海岸菴卽三元殿奠址海瀠爲寶陀首刹創于前萬歷五年僧明安之手因所稱宏敞備美可以傳世永遠者迨後漸以陵替往往爲老成者宿咨嗟嘆息有欲愜其盛而無其人之憾幸明安十一世孫源律之徒廣贊字實相者起而承其任實相爲吾鄞族祖殉難侍御天工

先生後人厭塵出世薙度此山出其才智殫精竭慮
墜者舉廢者脩不數年而克繩厥美且有以光大前
猷而增廓之是以守成之德而兼創業之才豈不倍
難于尋常萬萬哉惜乎其以不世之才智不用之以
紹箕裘于祖步而喜用之以興崇功于佛氏也然而
人特患不自立耳苟有以自立則入世出世無異也
今實相能爲人所不能爲使百數十年既墜之緒一
旦振興之而有以裕其後其人其業均可不朽吾又
願其後之人常思守成創業之難而善繼善述勿至
墜其業而敗其成亦能有以增廓而宏大之則吾寔

相之功德且將與寶陀之山海並垂不朽矣是不可以不紀其盛

補陀法華樓記

宛平孫文成織造部堂

補陀寺左有法華洞爲山中勝景最著之地展復初長老普周爲寺住持有山右僧照潔來香于山應寺執役隨往豫章募硃寺中以其爲衆服勞構樓三間于洞頂以樓照潔禮誦薰脩且酬勞也巳卯歲

皇上南幸欽使乾清宫總管内臣顧公問行恭代

乘輿申香遊覽至此喜兹登清曠儼然有超塵軼世之志遂移舊樓三間于平坡仍照潔居之而本寺常住

乃曁葢新樓三間于原基以奉顧公生祠焉公既不果來山就古北口建南天門爲洛伽勝境想見名山雖遠方寸非遙公之嚮往之深良有以也己丑夏普濟方丈繹堂和尚名對熱河走謁顧公面述法華樓既不能遂夙志今則已矣聞問既疎樓漸頹敝歷甲午之夏都門大佛堂正音法主老和尚來香普陀忻然作支公脩爨計繹堂商之耆宿衆等悉知正老和尚戒律精嚴言行端恪燕山遊問者多受其策勵遂羣舉以法華樓爲卓錫地且知正老和尚夙爲予所皈向者因問之予予以

皇恩浩蕩無可仰酬正擬訪清淨之區虔供
萬歲龍牌敬延高僧諷誦梵典以抒祝國佑民之願不
禁踴躍贊襄正老和尚已自出白金五十兩屬寺載
新脩葺予又捐俸百兩旁拓五架兩間一衖為涵源
薪水之地外有法華菴基以作正老和尚蔬圃之用
亦可建置總之日新月盛徒子法孫晨鐘暮鼓永爲
正老和尚卓錫世守爲千秋不朽之盛地遂知名山
大刹因人而傳十笏數椽有清淨脩持如正老和尚
者寶爲山名而人名其人足傳而其地更足傳也後
之覽者亦將知予一身許國皈心內乘之深切云爾

從兄通玄上人詩序

鄞邑 范煒中 書

詩必隱逸者能之乎非也隱逸者棲遲山林身閒心靜其地其時俱可以為工詩之具故古今來隱逸者之詩率多傳耳從兄今號通玄者幼慧而寂與余輩羣從出就外傳輙不喜經心塵務甫十七竟逃浮屠從師卓錫于洛伽之旃檀迄遣徙入內則居慈水之壽峯先覺寺所到修舉廢墜光寵祖庭及海禁弛則又還普陀主大寺方丈良以道聲慈味為壇場屬望故也予自釋褐奔晃風塵羈棲外吏塤篪絕和者且數十年雖鬢眉笑貌忽忽如夢求一見不可得又安

知兄之能詩也乎曩歲在辛丑予嘗一過梅岑兄是時尚不與予言詩及今復閱三十餘年兄道益高心益古貌益臞神益旺而詩亦益工客有從海外來者屢屢爲予言之予思一見其詩遂函請以來讀之而乃知兄不獨成佛當在靈運前即爲詩亦不許僧彌難也兄之詩清真蒼朴發抒性靈亦不甚拘格律如高山飛瀑寒林著雪非不磊落爛熳也要其體質玉潔冰清絶不惹一點脂粉壓墟氣爲可貴耳由是言之詩則兄工知則我獨以是許兄之詩而輒序其大意以遺兄未知以予爲有當否也嗚呼春濤澈雲驕

林郤日奇葩異鳥穠桀盈庭當斯時也榮辱不加理亂不聞與之所至嘅然成咏其詩亦安得而不佳然則予之所不如兄者獨一詩乎哉

珂月禪師小傳　　　　　　　　前人

珂月禪師名心明別號繹堂海安郤氏子母王方二氏夢白衣女抱嬰兒入室而孕七歲就外傅喜繪大士像供之聞人諷梵典輒能暗誦母私異之年十三爲聘王氏女師不喜郤之于是忤母意又性剛使氣不修小節其舅氏欲以法繩之遂棄家之洛伽山投旃檀林禮今潮音和尚時號昆霞者爲師閱四年海

氛不靖徙僧內地郤氏控諸官督令歸宗潮音和尚亦謂之曰汝欲學佛而先絕先人似續不孝不可汝必返居未踰年母既卒其叔忽爲瘈狗所傷斃師猛然念身世無常夙志加厲仍依其師于壽峯出其羸助師創葺先覺聖壽二寺終已不悔噫師可謂大徹悟大勇猛非尋常涵世緣染塵垢依徙不就而逃于禪者比也方其住先覺時壞壁破瓢風燈雨磬岑寂不堪師才大志沉鬱鬱無所試則共思返故土與梵剎利人天夜必焚香密禱未幾而海禁果弛師喜可知也康熙二十七年其師祖通玄應當塗紳衿之請

爲普陀寺統轄住持師佐之百廢具興普陀自開山以後或禪或律屢廢屢復甚而縻爵披紫梵行益弛師與其師心竊傷之二十九年元戌藍公始納其言易律爲禪亟請潮公主席大振玄風而後宋之真歇元之孚中法燈重朗其間殫志竭力左提右挈則皆師之功也嘗治事往來郡邑過横水洋颶風大作舟覆師溺若有拯之者得達于岸而蘇其犯難嘗險大率多此類戊寅冬潮公示寂合山重其能舉師主席師固遜其法兄古心而急公任事不怠不倦如初師爲人剛外毅中不阿不茹喜施而廉取不苟安不中

輟少時讀書畧解大意及受囑于梵典直決指歸亦不朝夕諷誦作豆蔬腐語其事潮公也殫忠盡瘁搘拄門戶堵禦外侮臨權達變以智以勇不知者以黜率麤豪目之孰意其大節巉然大功偉然如此也其祖通公爲予從兄故知之獨詳潮公示寂時亦爲予言珂月之勤義不忍泯值志成通公屬予爲之傳予不辭

見灯禪師語錄序

文安李灼知縣

自佛教東行以來天下之名山大川半爲蘭若其間鍾乾坤之靈顯菩薩之蹟甲宇內而稱最勝者指不

四五屆一燈相傳必有善知識其人卓錫住持闡揚宗教或豎指伸拳或拈花汲水悉為指趣所流露舉示傖夫雖重譯講解而亦難以喻其意也補陀洛伽山為大士道場孤峙海中自宋迄今歷發帑金建造寺宇而　本朝為尤渥爰有前後二寺地雖分而規模無異使世之人知大士之神充滿洋溢蓋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意耳後寺住持見灯禪師學有淵源窺探上乘凡值天雲晝埀海水夜嘯時直欲掀翻八極喝破大千然遇雨晴花發禪靜堂空又未嘗不瞬目揚眉歷指恒沙于萬萬也以故上堂說法煞有

巴鼻語必透宗意歸無上凡其豎拂披衣總合諸天合掌其徒輩側聞而備錄之將以付梓一航飛渡聞序于余余燕地一書生也門外漢詎足以語此旣而開其卷則性靈洞達如有所得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而卒亦無不解之解乃知禪師語錄初不在語正在無語處得之則無無語處皆其所語其爲語也不亦大哉方擬公餘之暇駕舟奉謁與師攜手于潮音梵音之間瞻大士之慈悲俯洪波之噴薄試啓片言直求指示生平之願可以慰矣奈何匏繫之根未能卽爲斬斷敬題數語聊申嚮往惟禪師不

拒門外他日從容求示細領棒喝其于名山宗教之
旨庶幾窺見一斑不更有幸乎

特旨脩建普陀山普濟法雨二寺記 錢塘 王 璣 巡撫

雍正辛亥季春璣承
天子命董役于南海補陀之前後山普濟法雨兩寺俾
舊者新之缺者補之重與釋梵是歲五月即飭裝東
渡逾江越海遠涉重洋檄率官役繪畫其林園籌畫
其經費歸以告諸官保李制軍遂爾預遴採辦收司
儲備興作需用鳩工選料運米布金迺卜秋九月十
有九日是吉以經始焉夫洛伽懸峙東南海中去定

邑水程一潮值風恬浪靜晝夜可到雖約畧幾二三百里然滺無涯畔又似未易測度者聿稽大士由清涼山汜海顯靈縱選法幢即華嚴所載善財二十八叅處經云五十四叅南遍百城歸原返叅則南海又有一叅亦此境也迨宋室以院改寺易律爲禪累朝增益非無梴楹而結搆經營終鮮完美葢以陸續天章堂皇無何且當海岸孤絕處多乘風搖撼海氣炎蒸僅外時加粉飾點綴裝潢求其華彩髙堅葢亦難矣

聖祖仁皇帝南巡頒錫至再敫字得以尊崇甚復恭逢

我
皇上特發帑金重加脩建使千秋勝槩一旦完全廣拓莊嚴相章具美可勝言哉時則有浙省之當事諸公爲璣匡志所不逮委派員弁爲璣佐力所未周閱二十二月而功竣并于潮音梵音示現二洞悉加脩葺以及開山粲度脈絡貫通供器法具靡勿隆煥計費幾七萬金斯役也徒載近二千餘人三年往還于巨波浩淼中無一失斯益徵慈悲之接引無窮濟渡之順利不淺雖邀我佛神靈亦屬衆誠感格至若歸神鐘于咬𠯗叭開暹道于千步沙羣瞻天后之川燈兆

聚應真于石塔顯化圓通有同示現此又咸有見聞
殆非神奇獨秘者也茲山雖隔清水橫水蓮花三洋
猶翁洲所屬于時宰其邑誨為嶺南黄公應熊以茂
才服官實著聲績挺生此賢藉收臂指之效則又神
人率俾以孚感名之理有然爾對山為安期鄉隔海
有與畚山田四十六頃餘奉
俞旨蠲免稅糧第惠不偏于方丈惟外此精藍享其利
前後二山住持每苦香資春積不足以供結制之流
因為之建議作善後良圖均合山之授田各出升粟
而佐兩寺求方丈有司具有牘籍奉行焉若夫脩建

處所其在事賢勞例載碑陰並去不列嗣是梯山航
海膜拜焚脩遠瞻神山同登彼岸極目則金碧琉璃
進步則俯仰高厚且復域既坦平遠來者欣開壽域
田均平等近覩者利益福田功隨山海淵深道並乾
坤悠久況沐
綸音疊下表繼御之無疆
天語親承標雲霞于眞際惟冀心傳緇侶護寶剎而永
須神庥香妙白華證金身而彌昭
帝力璣雖不敏而奉職幸無隕越爰志其顛末以貽世
之瞻仰者

送法澤智公住持法雨寺序　粤東　黃應熊　邑侯

今天子御極以來時和年豐萬方敉寧猶欲化行俗美胥躋民於仁壽之域也既與新闕里先師廟極巍以煥復念普陀為
聖祖仁皇帝脩建道場大士以慈悲法門勸人行善為靈甚著實可以助聖教而翊治道遂大發帑遣專官與脩梵宇典至隆也維時法雨方丈樂道以年老告退當事議成議律徒衆推舉堅指者而才幹鈍留不能專事其又何以經理廢務無負德意乃令合山兩寺公舉才德諳練行素服衆者主厥山事僉

以法澤名應法澤閩之漳平人真龍門之淑氣感蓮朶之慧根謝簪紱於華閣僧衣珠之圓性年十五祝髮十九即受具足又十年至普陀別菴和尙嫡嗣在璿奇之授以法要竺典爛熟禪律兼通凡所謂石鞏之箭雪峯之毬天龍之一指禪默契玄悟造入精微一時老宿無敢致難者歷載爲寺監院通達諳練調御得宜以禪德而兼才望余來定即慕其名諸憲亦無不知有法澤者咸樂所舉之得人也遂於今辛亥中秋後二日迎以進院俾登獅王之座而余復贈以言曰西方法門雖與吾聖人之教有異徹盡導迷誘

掖不倦孜孜與人爲善之心則固若符也爲教不同同歸於善爲善不同同歸於治

聖天子之莊嚴普陀非徒以增名山之勝又非徒倘清淨之教之謂其謂大士婆心圓通應化可以度衆生而登之善果也今者經理伊始法澤既出其才程版築物土宜量度堂構成鉅麗之觀以襄

天子佛地重光之事與日者竣工落成十方瞻仰法澤尤當益宏其德普度大千照迷途拯慾海化頑暴而歸淳良臻時雍之休以仰體

天子神道設教之心則豈惟大士道場叠荷朝家之寵

風清俗美法運昌明住持寶地者其亦永有休光余承乏守土於茲愼簡住持之能否者余責也故不禁諄諄如此

重建普陀前後兩寺記　前人

雍正八年冬余涖定之周月巡閱四境乃航海由沈家門過蓮花洋抵普陀洛伽山是爲觀音大士說法道場有兩寺在前日普濟在後日法雨皆

聖祖仁皇帝兩次發帑錫以嘉名者禮佛畢登白華頂頂居四山之中傑出衆峯跨其上東望日本貢艘連雲北眺登萊香船蔽日南閩粵西吳會皆近在眉睫

間海波潮汐山勢蜿蟺杳冥變幻蓊蔚蔚蔽無不環
衛奔趨爭奇競秀以豁遊人眼目洋洋乎大觀躋身
萬仞洵覺呼吸之氣欲通帝座也明年欣逢我
皇上賜帑七萬兩命原任戶部侍郎王璣監脩余以守
土臣復得奔走山中往返經理始辛亥九月十八日
竣今癸丑六月二日琳宇紺殿穹窿璀璨眞可謂天
壤間第一花宮矣十月三十日恭遇
萬壽聖節禮部侍郞留保到山延僧諷經虔祝
天子萬年旣暇語余曰向者余奉　　旨督脩闕里先師
廟又監督龍虎山上淸宮等工俱有紀畧以載今普

陀佛地荷蒙恩建可無紀述以示後來子其任之以
全三教盛事若何余唯唯不敢以不敏辭因思我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姿爲脩齊治平之化凡所以敷政
寧人者一與先聖同符乃杏壇既脩之後併及道山
茲復致力普陀如此其巍且煥豈從清淨教哉重念
四海蒼生弗獲盡化淳良而臻康阜欲藉大士之香
風花雨微恭導迷俾天下匹夫匹婦悉納之於仁壽
之域也普陀山川之靈險奇瑰前人之述備矣惟是
兩寺代有廢興至我朝而極盛則誠不可不一珥筆
以虛　天家之湛恩曠典自短姑道頭而上有木華

表一題曰海天二梵此爲入山之第一境夾道多樺
雲古木從妙莊嚴路進里許至正趣亭舊曰坐坐亭
鯨濤甫脫佛國初登行者至此迄可小憩也再過石
坊下馬則爲新建
皇上御碑亭亭後海印池中建六角水亭連亘石橋周
以扶欄亭東西各有池通海印東爲永壽橋西瑤池
橋種芙蕖亭亭淨植香聞數里多並蒂過橋上臺基
爲
聖祖御碑亭五閒前有大古栢十餘株蒼老干霄皆連
抱者亭兩旁建東西角門由角門北上爲天王殿五

間殿之前東偏爲延壽堂仰觀之則鐘樓在焉西偏
爲碧峯祠仰觀之則鼓樓在焉復出殿左右之垂花
門而進東西配殿各十間東衛教堂伽藍殿西崇德
堂祖師堂曲欄廻廊交互周折旣而上月臺崇敞瑩
明鴛瓦輝煌獅柱跳躑中懸
聖祖御書普濟羣靈額者則大圓通殿矣殿五間十五
楹中供大觀世音一尊又內造像出海像各一尊東
側彌陀佛西則鰲魚觀音又各一尊兩旁圓通佛又
共三十二尊而韋馱一尊則立護於殿之後焉東配
殿三間爲靈應殿西配殿三間爲大帝殿又下東西

羅漢堂各六間過此歷階而升即藏經閣上懸
聖額中貯金經閣東之全彰堂改爲戒堂閣西之祖先
堂改爲方丈戒堂下瑞日樓爲二時僧飯之所方丈
下慶雲樓爲客僧挂包之房閣之後爲晨命殿獅子
窟之
宸翰在焉出殿後紆餘旋折層累而上兀然翼然孤高
爽塏者即古之所謂煙霞館也前寺在靈鷲峯麓處
山之阿地勢夷坦不能眺遠故住僧多儱蓄積而無
山海之觀惟登斯館躡屐振衣峯巒蒼翠島嶼明沒
煙水霧霞繚繞襟袖昔人命義最有深意惜今墜呼

爲四監祠以中供前明所遣督造者四監雖功於寺
而遽以寺勝景之最者屬之亦覺其過矣至於千僧
樓十二間天字樓得月樓留衣堂齋戒廳俱各五間
以及涸湢倉庖之所皆毗附殿閣之前後合之而前
寺之規模可覩已出前寺東北行將一里過几寶嶺
嶺多怪石石多鐫佛像及題字者沿麓爲玉堂街行
千步沙上逶迤過旃檀林又里許抵光熙峯下則後
寺又復巍聳矣先到逸雲菴爲老僧性統退居舊所
一折而東再折而北度新石橋舊入寺者路從西地
家謂生氣東旺故改於東首建高閣三間供天后像

憑欄一望海天萬里夫后之精靈拯危困於順坦拔
迷溺於生全與大士開大方便法門度衆生同一慈
悲閣之成也羣見后自東海駕舟來明燈閃閃是固
大士所樂得共施慈航以濟世乎由閣下入轉西北
石坊一刹竿二朱牆屏之初上第一層舊皆古木合
抱地反苦隘剔而闢之廓如也建天王殿五間十一
楹東西山門各一第二層高爽寬坦臺基存焉新建
皇上御碑亭於第三層從亭後歷級而上爲第四層大
圓通殿七間十五楹周遭石欄四十六柱獅子生活
張牙欲攫中供大觀世音一尊白衣如意像各一尊

又內造觀音一尊列十八尊者於旁殿後以太湖石
琢送子觀音一堂叩之琤琤然響禱亦如響
聖祖御書之額曰天花法雨者麗於殿上其殿蓋九龍
盤栱及黃瓦亦
聖祖命撤金陵舊殿以賜者故又呼九龍殿云
聖祖之萬壽御碑亭五間七楹者在第五層亭後大雄
寶殿五間供釋伽佛三尊又鐵觀音一尊卽千步沙
放光佛首所範成者屢著靈應監督欲移供圓通殿
以從其類舁之再四終不肯動亦一異也最上之第
一層從山門進而數之則第六矣爲藏經閣七間上

供藥師佛懸

聖祖御書藏經閣額並所賜大乘經一藏而下爲法堂焉蓋後寺嵌山抱海岩嶤巖業皆從峻壁懸澗中刻鑿砌累以成巨剎自山門陟歷而上五六層始造上方所謂欲窮千里更上一層幽折夷曠不愧步步入勝矣其殿宇左右兩翼則亦視殿之高高下下以爲曲折由東山門而過爲三聖堂過鐘樓上松風閣齋樓香積厨東禪堂各所至大雄殿左之準提殿而松風之後又有香客樓香積之後又有鶴煙居焉由西山門而進爲龍王堂過鼓樓上水月樓西客堂戒堂

三生堂各所至大雄殿右之伏魔殿而西客堂之後
舊留衣堂今爲齋戒聽壓之前又有客堂及雲水堂
焉最上藏經閣之左爲三官閣祖師堂龍泉淙淙迸
出石罅間則又爲龍井室右爲方丈有僧持淨業扁
額
聖祖御書賜僧性統者再右爲怡情室供珠寶佛一尊
高三尺許純金所範數百顆珠爲瓔珞精妙莫論遊
人至此登峯造極俯視一切滓穢去清虛來余客歲
所登白華頂者即在是閣之後試自山門屈指而進
不知其拾幾十百級而後至斯蓋寧陡峻幽邃以驗

遊人濟勝有具與否而必不肯一往直造使覽者瞭
然無餘也涵漏倉庖爲寺所不可少者亦各有所規
制之在於後寺者又如此若夫兩寺之外合山精藍
計一百餘區惟潮音梵音二洞爲大士現身之地函
香入山者無不向兩菴之懸崖絕壑泥首崩角以希
一見故
聖祖皆賜御書而今又從而新之總之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心
聖祖欲胥天下而登於善域故設教以神道茲之所新

者固由承前志之所未備以爲羣黎錫福即仍之而不稍更者亦默體

聖祖愛惜物力至意鷲嶺龍宮苟極輝煌壯麗可以棲佛而庇僧則亦無事更張功成德溥恩施滲漉實與尊師崇聖驅邪延眞無偏無黨同一牖民遷善以成時雍風動之休

聖聖之心若合符節則今珥筆紀述無論孰仍孰改孰脩孰建其敢不盡舉而鋪張揚厲之也哉爰紀兩寺之制之出於

天家之恩者以埀久遠乃若山之所爲名佛之所爲靈則有志存不用贅也

普濟寺監院克勤善上人記　前人

昔韓退之不距浮屠與文暢高閑相往還而又病柳子厚嗜浮屠言且訾其與浮屠遊蓋天下有髠而緇者名爲佛徒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放恣也然其閒豈無屏絕聲色淡節臭味約身勞體以自刻苦居無尋丈之息行有風濤跋涉之艱厲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如洛伽普濟寺克勤上人本奉川鄔氏巨族子弟十九歲丁外艱繼以喪偶遂來普陀禮大士祝髮於士美受戒與法於繹堂越十二年即爲監院以其身不辭勞瘁一心

協力拈提有得於金剛經所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老和尚六次進都門謝

皇上頒賜隆恩必克勤與之偕行道上遇泉聲山色無不與和尚悟爲廣長舌清淨身雍正九年蒙

聖天子垂念普陀爲大士道場發帑大脩前後兩寺土木繁多工匠堛塞或錯若碁置或蓊若雲屯余幾窘於措處賴克勤逐一經營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俱如老作宮室而且剗闢朽壞翦棼榛薉決澮溝導伏流無不身先之或笑克勤何不憚煩乃爾克勤曰我不能爲須達多長者其尚可虛糜　天家之

大賚而斬惜一已之肌膚精力乎於是咸嘖嘖稱曰誠爲善上人也繹堂嘗以年老告休環普陀僧與余皆欣然欲延克勤繼席而克勤堅辭以爲於伽葉相傳一泒猶未能自信且身荷普濟總持亦未便退偃於丈室如克勤者非王遵巖所謂會精於性地殫力於心源者耶夫苟能於性地心源月皎春融即與吾儒之存心養性無毫髮異起昌黎柳州一輩與克勤遊嘗不深爲之距而懽然相和答以樂余因乘簿書之暇而亦樂爲之記

法雨寺神鐘記

右闗　許良彬　提督

普陀洛伽山在南海距閩粤順風揚帆可三日至余夙仰靈異欲一頓顙紫竹林中宦塵纒縛有願未遑也雍正六年奉命鎭兵南澳普陀法雨寺住持法澤者爲余族弟以書來云寺有鐘成于前明萬歷之初萏歷有年矣康熙四年遭紅夷蹂躪寺中藏經佛寶蕩然一洗鐘亦被載以去至彼國城門鐘體頓重百人舁之不動乃寘城外歲久土湮無復知識者近忽于彼放光晝夜作雷音吼衆異而掘之則鉅然一鐘也視欵識知爲普陀故物巳托洋商請歸在澳丐爲轉致成此一叚靈蹟也旋余荷承

聖恩提督福建水師乃屬新灣鎮併致書總制及浙撫軍宛轉浮海載歸法雨時法雨于雍正九年蒙皇上發數萬帑遣官重新殿宇十一年工甫竣衆僧于萬壽日讚頌祝釐鐘適以是日至衆僧歎異歡慶倍常余思是鐘沒于外國幾七十年矣重沙積土示靈現異涉歷數萬里洪濤巨浪歸復故處自非菩薩靈光神照何以能是菩薩于故山一鐘猶不忍棄之于外洋塵土之下而必呵護以復其舊則于其說法應化道場祥光遍滿更宜如何其肸蠁布濩也況乎行與吉會海宇昇平朝廷樂道舊殿維新舊鐘復故電流

虹繞之辰恰相會值斯因慈尊靈佛感我
聖天子嚮道崇善特假之鐘以示靈異而默佑有道無疆于萬年也不惟山門之光凡茲臣子莫不共藉佛庥以申嵩祝矣法澤在家時早嗣志慕脩淨父母不能禁今主普陀人衆歸服余雖未至普陀覩茲靈異嚮往彌深法澤朝夕侍蓮花座勇猛精進正果圓成菩薩有不樂爲接引者耶因紀是鐘之異而併以勉焉

法澤和尚傳

鄞邑　邵基　巡撫

法澤和尚者名明智閩漳平人俗姓許故簪紱家母

沈氏將坐夢菩薩畀白蓮花一朶曰以授君君其善撫之俄而師生狀貌魁梧廣顙豐頤五歲入村塾過誦不忘喜素食啖以肉輒𣪍豆蔬則愈加飯獨掃一室終日趺坐父母疑非塵壤中人愛其頴弗忍舍稍長愈慕脩淨比成童乃送鄉之高隱寺薙髮十九歲受具足師夙具慧根竺典妙義解入精微遐邇知識叩所學咨諮玄詣咸許爲後來赤幟正不徒以機鋒爽快作口頭旗鼓相當也二十九歲聞普陀別菴老人道範遠來瞻禮適別菴已寂其高足在璿奇師法相延與談兩相印契在璿遂付以衣珠舉別菴之

傳傳焉乃見灯主席法雨素重師請爲監寺寬和悅衆詞御得宜見灯每懷推讓謂禪深律嚴性定情平於法澤吾無間然此座席非法澤終無可當者師愈自謙挹悉心總理樂道繼席仍爲監寺服勤如初歲

辛亥蒙

世宗憲皇帝發數萬帑與脩普陀樂道以年老告退當事介合山兩寺公舉道德才望衆所服者以報在工諸員久聞師名則心擬曰是必無如法澤者旣而合山聚謀果曰是當無如法澤者僉指師名進諸員無不撫掌大笑曰我固疑無如法澤者乃請入院主山

事量地程材經費䝉衆備極勞勩悉中於度歷三載

工竣詣闕謝恩

天顏甚喜眷禮有加

御製碑文使歸勒諸翠珉一時王公大臣想慕風範延

談者趾相錯既回山道聲慈味日益廣布摩戒皈衣

者率數千計四方函香來山者得一繞足瞻奉謦欬

輙大歡喜以爲三生有緣也法雨自別菴寂後舊業

崩圮大衆有瓦解之懼師初入方丈閱庫藏粒顆無

貯乃令而法緣浸廣檀波樂施漸有起色師素視財

貲爲身外物絲粟皆與大衆普利取信施購田地百

餘欵供香積不入私槖故人益不嗇施而僧衆咸服

余爲諸生時即與師善師入都寓大樹菴余在

內庭行走晚歸便道所經談握愈密常自謂受恩深重

無可圖報惟是

聖祖仁皇帝兩次發帑山志備載辛亥之役典制逾隆

恩將續纂新志以垂之遠欲余識以一言猝未暇應

今歲謬荷

皇上恩寵遣撫江蘇去普陀杭葦可到乃郵志序以伸

前諾既又念師以名家子具穎慧之姿使紹箕裘習

詩書豈不足以亢許氏宗非若世之坎壈零丁不自

聊賴不得已而逃于禪也續燈繼統以覺大千聾瞶慧根固出於天植矣而爲人樸誠爽朗不詭不隨無夸毗之態與人交胣懇開導智愚貴賤皆平等遇事有斷制不害枎不利疚剛而能和直而遠鄙以禪德而達世務是殆圓通顯化之應真乘願來世者歟余今者淨塵隔濶未知將來得與大慧於明月堂與否因取志序所不及詳者別爲傳併以歸之使後之人知知師之悉者固莫余若也

法澤和尚曇現壽序　　古閩 許琰 翰林

語有之天下名山僧占多余謂挂瓢打包不過閒雲

野鶴卽有琳宮紺宇前鉢旣飛後錫隨卓僧亦烏能
占山必有剪猛丈夫彌天功德成佛作祖于其中者
而後名山遂爲所占迨至隨緣赴感應化咸周而成
佛作祖之場必曰水在于是蓋不惟僧占山而山且
將占僧矣四大菩薩其初亦僧也而地水火風之四
大結聚千萬刦俱以菩薩名其山余于諸勝素未躬
歷今玆乃航普陀瞻紫竹金容而禮焉適住持法澤
者爲余族弟夙具慧根持戒精卓是普陀別菴再傳
法嗣以監寺推主講席九載于斯矣宏闡法堂宣揚
妙義春秋二戒皈依者率數千人從此福慧兩足正

果脩圓九品蓮花佛祖未必不樂分一葉金剛寶石永鎮茲山而山靈亦未必不曰和尙雖隨緣赴感而菩提座故在茲山也僧占山與山占僧與是未可知也昔太白贈族姪高座僧中孚詩云吾宗挺禪伯高秀鸞鳳骨古人于其家有能參證佛果者未嘗不深慰也是夏之孟爲法澤誕辰當大衍之用余素手到山無桃藕之藉僅有持松鶴一圖來獻者遂以是說濡題其上僧占山而壽且無量山占僧而壽愈無量以是爲乾其視玉帶之鎮供端之供爲貺不既多乎若夫　興脩亘脩山門之慶詒　闡揚朗覺道之隆

自具志傳法澤知余不佞必不喜余爲作鋪張門面語也

長生菴記

前人

環普陀之山皆海也而普陀之最可以觀海者莫奇于几寶山下之千步沙蒼巒翠巘煙林如織玉堂街亘其前下則瀕海金沙曳練可五里許瓊濤雪浪無刻不雷香鑪花缾大士之故蹟明滅可數轟豗淜湱昔人云顧足下如欲浮去真欲浮去也山麓舊有二菴曰望槎曰甘露其鞠久矣住持澤公乃合二菴之址重構而易其名曰長生將以爲倦勤退休之所焉

余曰佛法無生而子取長生以名是菴其亦有說乎曰有凡潮有信潮落則瀕海皆塗泥焉獨是地爲菩薩靈蹟潮之生也若軍馬之崩厥角卽潮退之候震蕩之聲稽拜如故見其來不見其去謂非生生而不息者耶且是地面海之東日月之生于是乎沐浴也葢當碧樹初鳴海底漸湧如猩血之染車輪金縷萬丈眩睛射人而若夫海煙冥沒水鏡乍出圓光四映天宇如霜皆可于是菴拍奇叫絕細捫金樞反在山陰是是菴常見其生不見其沒也況大地山河何必不壞而無盡之藏取無禁用不竭老僧之不見不聞

正自無窮也無生之與長生義寧有二歟余取是名亦以其景名耳若以島嶼杳渺壺嶠可接期羨之輩若或見之謂余有慕于久視之術祖龍且求夷亶不得矣余雖愚不敢續也噫澤公之言通造化了死生類于知道者遂書以記之澤公在余族爲弟行余來山寓于錦屏之丈室盤旋最久每欲觀海則相與躡屐來菴倘異日澤公退休之後更謁山靈便當栖宿此菴以併觀日月之東生也

見炡禪師塔銘　有序　　前人

已未夏余來普陀輯志之暇澤公持語錄詩若文數

另示余曰此吾法叔見灯禪師手著也叔爲師祖別菴和尚所最器寂十有一年矣塔在蓮花峯之下敢請一言以銘按別菴開法普陀之年灯公生纔四歲耳七歲剃落于吉祥菴十五歲而至普陀依別菴得受法乳聞道最早主聖因徑山二席宗風遐暢後回主普陀法雨七年以世壽四十六歲示寂語錄頓空懸解別有靈機詩則清雅超逸其氣皆煙霞而無香火本末詳具行狀中且所著具在後自有傳者余獨歎其末後一著爲可異也雍正己酉二月十二日公微疾即書偈辭衆曰吾世緣將畢十四日行矣其日

昧爽外寮諸職事及衆香客見公披法服出山門隨後一人尾之行咸訝公何起早乃爾而不知公已西歸矣先是公與同剃度僧方顯者莫逆二十年是早顯方炊爨聞信起謂衆曰者漢不等吾吾將追及之放下火具趺坐亦逝人始悟尾而行者之卽顯也噫死生亦大矣哉而公與顯皆能由我作主應念而化觀公回首時之真靈不昧則生前之慧性圓朗無纖塵翳可信矣觀顯之立地追隨無罣礙無停待則謂公披服出門者景象真實而非譸張迷離相與爲神怪又可信矣是則蓮花峯下窣堵波中今所藏者達

摩之草履歟佛圖澄之石虎歟俱未可知也塔且徒然銘于奚爾然而旣有塔也亦可銘也乃銘之曰竺典梵書爲禪之徒儼經耘史又僧而儒座上有拂衣中則珠返眞委蛻泥洹于趺惠而好我呼與之俱清游淨域三幡一無泱泱南海猶有浮圖謂靈頑在無乃公誣雲山慈㲪丐銘于吾鄉復爾爾豈其然乎

樂道禪師塔銘有序　　前人

樂道禪師者普陀別菴和尚高足弟子而今方丈潛公之法叔也住持法雨三年適

世宗憲皇帝發帑遣脩殿宇師時年已七十矣不耐勞

勸遂讓澤公主山退居優游復數年寂于精舍今夏余來山寺澤公告余曰道公燕人也薙度後來依別菴勵行刻若時蒙
聖祖仁皇帝賜金脩殿且有與天下臣民共種福田之
旨道公請于殿中閉關勸募如是十有三年施者輻輳殿工迄用有成靜久息深慧性益朗遂爲別菴印可授三門之秘密證一指之圓融不憔滑無怕于石頭抑且熟咸信于梅子矣由是道聲四布請法麇至乃于儀徵之功德林爲大衆宣揚妙諦各隨其叩以鳴威音提唱頑石皆點嘉禾天寧聞風繼請講者亹

然不倦聽者充然有得一如在儀厥後法雨請歸住
持本山虔誠闡道寛和悅衆雖息勤退居不復事事
而烏藤七尺贈遺範者至今猶思道公也塔而藏之
有年矣銘誌尚闕故敢以請余曰禪門雖以空寂為
宗而脩持化度未嘗不下工夫做事業也大約始于
脩行中于證道終于匡徒三者盡之誠如子言道公
其備矣乎塔在蓮花峯之下與見灯咫近見灯余既
銘之今道公為人如此是亦可以銘其不愧銘曰寂
寂滅滅兮其禪之宗耶[illegible][illegible]志兮其塔之封耶杖
履既已歸西兮其載留公之[illegible]耶[illegible]塔近于灯師兮

其二難果寘寘而相從耶委蛻遊于無何有兮其鐘聲之過朝松耶被澤者春秋而且掃之兮其猶嗷嗷然海上之峯耶

澤公和尚五旬壽序　　前人

庚申夏之孟月爲普陀澤公和尚五十誕辰和尚住持法雨於茲十年矣道行淵淳緇素皈悅於是當道檀護合山耆宿及嗣法依戒諸龍象以詩以文以辦香以梨棗桃藕來壽者先期麇至咸求余一言以祝余曰澤公余族弟兒時卽慕脩淨余家於閩爲翹父母欲其充閭弗舍也知不可禁始聽離俗旣乃於余

業師梁邨先生里中之淸泉巖一會後此則非所知
矣祝將云何衆乃言曰法雨自大智開山以後至別
菴老人沐
聖祖仁皇帝眷寵中興山寺寂之再期而和尙來山受
記莂於𤪌公掌監寺於灯公道公三師爲別菴入室
弟子和尙不逮事別菴猶之乎逮也圓證懸解宗說
兼通灯公每懷推讓謂此一座席非法澤無可當者
迨歲辛亥蒙
世宗憲皇帝復大發帑專官脩建當道重其事令兩寺
公舉有道德才望爲衆所服者俾之主席羣以和尙

名應三載竣工詣闕謝恩
天顏大悅賞遇優渥
御製碑文使歸勒諸珉石計自十年來脩業紹統說法
臣徒擘戒者及數千近盡域中遠達外洋無不捐囊
樂施遂廣置田地若干畝登以碑記又以 欽工重
建百凡維新乃復增輯山志補缺略訂疎失示來者
得以徵信此皆和尚道德事功炳炳烺烺無借藻飾
者也而素性率樸不縟不脂無張夸之態與公爲宗
公亦不肯妄作諛人語者故求所以祝莫如公宜余
曰法運視乎世運世隆則從而隆時則有名宿碩德

應昌運而出以主法運而後足以承天之休而無斁
詩不云乎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解之者曰黃流不注
於瓦缶以況福祿不降於淫人也是故有大智之高
行斯有供旛賜紫之異寵有別菴之宗匠斯有
宸章龍殿之殊榮若乃辛亥之役費 天帑者以數萬
勤 天使者以數年振古未有之隆恩必非道薄德
涼者足以荷茲靈寵田家老盆而欲以盛五齊九醞
也衆知其不可矣
天子所右亦右余又烏能避阿好之嫌也乎況倡道垂
澤後將植德於靡窮福慧兩足人天胥相澤公自可

操券而卜其壽之無量也余亦即樂以衆之所以壽
澤公者爲澤公壽壽於是乎始

重修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十五終